

張大千傳（五五） ——四十年回顧展

王家誠



圖一 大千作於民國六十年的〈赤壁夜遊〉

國立歷史博物館精印的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中，有兩幅很特別的作品，雖無年款，均被列為民國六十年的作品，也都由大風堂收藏。

〈赤壁夜遊〉，畫面左首高可千仞的懸崖峭壁，約佔橫幅的五分之三，水墨渲染酣暢自然，渾化無跡。壁巔恍若一人負手遙望，壁腳一舟隨波上下，舟中有舟子和坐在艙外的二客，舉頭而望，彷彿在感嘆江水浩淼，人生之渺小。

畫面右側，上半是淡墨渲染成的江天和遠山，下半空靈一片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張孟休論大千病日後的作品，雖採潑墨潑彩技法，但筆墨深重，此幅輕秀靈明，和近年諸多作品相較，顯屬特例。（圖一）

〈波蘿〉，嘉義特殊品種的鳳梨，整個梨纓彎曲向上，一層層雙勾填彩的鳳梨葉，乃至細微的葉齒，粒粒可見。色彩艷麗的鳳梨身和尾，彷彿龍的鱗片、武士的甲冑一般，片片隆起，勾畫得一清二楚，近根的幾根細葉，長短疏密，分布自然。

此圖當時並未落款，十年後才行補題：

「此嘉義八號鳳梨也，十年前所寫，新來目翳手掣，不復能為矣。當珍如敝帚，不勝慨嘆。八十三叟爰。」（圖二）

按，大千病目始於民國四十七年，視力嚴重損壞，實為五十八年初在紐約接受激光治療之後，當年及次年夏天曾兩度返台。五十九年返回卡密爾可以居前，曾請榮總謝醫師為他配出合意的眼鏡；波羅是否作於此際？不能確知。

另一令人費解的地方，在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五五，有則（題畫波蘿）：

「此嘉義八號鳳梨也……不勝慨嘆。」題跋和畫面題識完全相同，年款卻是：

「辛亥七十三叟爰」；倘係將「八十三叟」誤植成「七十三叟」不無可能，但不可能誤加「辛亥」二字，如此工細異常的波蘿圖有兩則年款矛盾的題跋，不免使人如墜五里霧中。

△ △ △ △ △ △

民國六十一年，壬子，春夏之交，環碧庵結實纍纍的梅子由青轉黃，大千設計的大畫室即將落成。

那是一棟長方形的大畫室，全用落地玻璃窗，採光良好。長地毯的頂端，一張鋪著深藍色氈子的巨大畫案，是大千拈毫揮灑的地方。大千估計，到了八月就能完全竣工。

梅子成熟，使 he 想到《三國演義》中青梅煮酒論英雄的畫面，戲賦絕句一首：

「煮酒呼朋作意狂，梅花結子已堪嘗，一生怕見劉玄德，嗔我朝朝問舍忙。」
—環碧庵新屋將成園梅已熟（註一）

農曆四月一日，大千七十四歲生日前，身體便感到不適。想到上年香港近作展，多虧李祖萊夫婦，張羅處置，事事得宜，跟二十年前在上海辦畫展，由祖韓、秋君共同主持時一樣完美，不



圖二 款稱為大千病目最嚴重時所畫工筆〈波蘿〉

免在雯波和保羅面前感嘆：

「可惜大哥已歸池壤不及見，而秋君身陷上海，香港展盛況，惜不得見，實在遺憾！」

大千的感嘆，使雯波一時忘記隱瞞秋君噩耗的事，衝口說：

「三小姐亦不復可見矣！」

大千追問下，才知道上年八月已與秋君天人永隔，他形容當時的心境：

「驚痛之餘，精神恍惚，若有所失。」

他含悲拈毫，作長信給香港的祖萊，歷述在上海和祖韓、秋君交往的一切。

「偶思七十子之徒，于夫子之歿，心喪三年；古無為友朋服喪者，兄將心喪報吾秋君也！……今大哥、三小姐已棄我而去，老病一身，真無勸誡人矣！」（註二）

悲傷過後，乃靜心澄懷，書〈四十年回顧展自序〉長文。從已故好友徐悲鴻的一句「張大千五百年來第一人」談起，謙稱無論修養、各類藝術造詣，海內外同道，各有所長，絕非自己可能比擬。吳湖帆、溥心畬、黃君璧、鄭曼青……歷數「天下英雄」後，又說：

「此皆並世平交，而老輩丈人，行則高矣美矣，何敢妄贊一辭焉。『五百年來一人』，毋乃太過？過則近謔矣。」

其下以絕大篇幅，述自己藝術發展的道路上，漸行漸廣，眼界藏品日益開闊豐富，雖攫眼疾，畫不能工細，卻也因此開創新局：

「予年六十，忽攫目疾，視茫茫矣，不復能刻意為工，所作都為減筆破墨。世以為創新，目之抽象，予何嘗新；破墨法固我國之傳統，特人久不用耳，老子云：『得其環中，超以象外。』此境良不易到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象，其庶幾乎。」（註三）

六月，張大千前往舊金山為左眼動手術。激光療法無效，大千右眼僅能見到近處，模糊的影像，幾近於盲。如果左眼手術失敗，無異於全盲，所以不能不說是一項冒險。

經過一位中國醫師鄭女士和美國醫師畢□德多次檢查，認為右眼已經治壞無法補救，左眼白內障雖然嚴重，但可以當時醫學上新的療法，動白內障手術後，再以適當的眼鏡來配合，應該對視力有助；雖然又是新療法，但近兩年來目力實在太差，大千只好冒險一試。先花一段時間控制

糖尿病，約定手術時間是六月下旬。

張孟休的（大千先生兩周年祭），記述大千歷次在美國檢查、治療眼睛的經過，可信度很高。唯獨這次舊金山手術，他記為「一九七一年上半年」，證諸大千農曆八月十七日給香港畫家鮑少游（定齋）山水畫的題款，此次治眼實為六十一年年中：

「金鏡重刮眼重明，一片空明萬慮清，試拈霜毫寫胸次，知君念我筆縱橫。去年秋，定齋仁兄訪予濱石鄉社，時病目方亟，未能作數筆畫為別。頃者割治復明，因寫此寄上，以慰感念，並轉示港上諸知好，知予非徒具有感情，兼亦具有勝具矣。六十一年壬子中秋後二日，大千弟張爰。環碧庵並識。」（註四）

大千復明後，最早試筆之作，并不是給鮑少游的山水，是寄給三哥麗誠兄嫂的〈秋山高士〉和姪女心素的〈白荷吐艷〉報手術順利成功的畫。

〈秋山高士〉，一位策杖高士，獨立在紅花、墨竹的秋山上，回眸遠眺的寫意山水，



圖三 大千左眼治癒，向四兄嫂書報喜訊。

已不同於近年的潑彩、破墨，上題：

「獨立秋山深，回頭入境盡。左眼割治復明，試寫此寄呈 麗哥明嫂見之當為大慰也。小弟爰環碧庵」（圖三）

大千似乎已經知道心慶夫妻此離，去信勸心慶攜女前來美國，但並未接到心慶回信。

季夏，李祖萊夫婦從香港，張孟休夫婦攜一子一女從紐約前來探視大千，由保羅駕車遊太平洋海岸、卡密爾幽靜古樸的小城。停留環碧庵期間，大千在新畫室中為知音揮灑，為後輩演示潑墨潑彩技法，入夏以來的抑鬱和恍惚，也就一掃而空。

孟休到訪時，見大千戴著一付其厚無比的眼

鏡。待六十二年夏天返台，大千前往石牌榮民總醫院檢查，眼科主任林和鳴爲他配一付看來輕便美觀的隱形眼鏡，在當時又是種新鮮的醫學產物，使大千對自己創作的前景，既欣喜又滿懷信心，賦詩四首：

「落筆輕靈忽已便，纍纍珠玉見勻圓，
從今飽啖休言貴，略費先生賣畫錢。」

—四首之三—

「花枝霧裡看來好，霧散花枝別有情，
不負傳家京兆筆，春山畫出雨初晴。」

—四首之四（註五）—

大千〈初試軟片隱形眼鏡戲賦四絕句〉在台、美、港傳誦一時。但其女弟子林慰君在選錄這四首詩後附註：

「大師曾一度用隱形眼鏡，初試時覺得還不錯，因此作了這四首詩，後來發現還是不行，於是只好把它取下來。」



到了深秋，環碧庵園中杜鵑花乍放，大畫室如期完工，大千望見所移植來的三株楊梅，驀然想到家鄉的楊梅果。楊梅又稱「樹梅」，紅艷艷的楊梅果，盛產於四川和江蘇、浙江一帶，端節

前後，陸續上市。明代大畫家文徵明，自幼懼食楊梅果，傳爲藝林趣談。甘美的果實，大千自言到南北美二十年未嘗其味，到加州後再見此果，發現味道和四川、吳、越所產無異。趕緊乞來三株，點綴在梅林之中。

「矮結一龕香火冷，貧無長物竹松栽，念
家已破何堪憶，去國寧知竟莫回。夢裡
瀘南思荔子，眼中海外見楊梅，仙人好
事流人泣，九月偏教躑躅（按，此處指
五亭湖的杜鵑）開。」——環碧庵成（註六）

對大千而言，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中旬的「四十年回顧展」，是偶然促成的，也是個異數。

五十六年夏天，大千到舊金山開畫展，到史丹福大學演講那次，寄寓在卡密爾友人邱永和的汽車旅館裡，弟子傅季立帶來一位外國訪客達祥西教授——舊金山砥昂博物館亞洲藝術中心主任。經過達祥西自我介紹之後，大千才想起是郭有守的朋友，曾爲大千在巴黎舉辦過四場展覽。

他希望邀請大千在舊金山舉行一次大型畫展；在畫廊開的賣畫展出，或博物館的學術性展出均無不可。終於決定具高度學術性的四十年創作流程的「四十年回顧展」。

十一月十四日，揭幕的前一天，大千就偕家屬抵達舊金山，下榻在堪特波瑞旅館，準備第二

天上午的中外記者會。事先的宣傳和記者會訪談錄影，使畫展大為轟動，單是冒雨參加預展酒會的嘉賓，便有二千二百卅六人。

媒體記者，駐舊金山的中華民國總領事、多位領事、僑領及僑胞……遠自紐約來的友人、學生、香港來的沈葦窗，來自台灣的張目寒等，使大千無法一一招呼。

鄭月波也從卡密爾趕到，他和寓居舊金山的女作家謝冰瑩教授是台灣師範大學的同事。他鄉遇故知，在擁擠不堪，人聲鼎沸的預展會場中，她的湖南腔和大千親友的四川口音，顯得相當突出。預展酒會，由下午六時半直到七時三刻才行結束；次日起是為期一個月的正式展出。



圖四 環碧庵中的怪石古梅配古槎

十一月下旬，在卡密爾又有一場拉奇美術館的「張大千張保羅父子近作聯展」。

環碧庵建成、左目手術奏效、回顧展和父子展轟動美西，壬子年是大千相當順遂的一年。

環碧庵百本梅樹的計畫，也接近功德圓滿。王天循從快樂谷移植來杏樹和蘋果樹，紅、黃滿樹的杏子和蘋果，大千想像著孫兒們快樂摘食的景象；李海天遠從橫濱運來垂枝櫻花；同住十七哩海岸濱石村的馬晉三，以一株瘦梅相贈。老梅姿態奇異，使大千憶起珂鄉黑龍潭的唐代「臥龍梅」，梅旁大千以枯槎為配，感覺上無異千年古物。他賦〈馬晉三老兄贈梅〉二首：

「黑龍潭上臥龍梅，老幹寒花稱意開，
八表濛濛歸計渺，與君魂夢共徘徊。」

——二首之一（註七）

大千書畫集中，有幅〈寒梅怪石〉圖，一塊多孔多竅的巨石，右側一株古槎，榦上苔蘚斑斑駁駁，一看便知是遠古之物。左側寒花乍放的老梅，枯瘦的枝幹一上一下地欠伸而出，真如虬蛟一般。款書：

「蓬顆新開五畝園，木皮蓋屋石當軒，石邊更種梅花樹，我欲三更看月痕。環華庵詩畫，六十一年壬子爰翁。」（圖四）推測畫中古梅，為「晉三梅」無疑。

另一位友人丁仲英，遠道寄來的并不是梅，是購梅之資，大千以此自購梅花，並以「仲英」命名，也同樣賦詩二首回報：

「故人遠寄草堂資，客況蕭條久見知，
好與放翁添一樹，明月嗅蕊捻吟髭。」

——二首之一（註八）

造亭，是大千建園最後一項工程，始於民國六十二年冬天，大功全部告成；掛上橫匾、柱子上的對聯，和造亭及命名經過的木牌，已經是六十四年夏天了，真是工期漫長，一波三折。

樹木、假山、魚池、大畫室；造園工程大

致告成，大千心中總覺得缺少一座賞花望月的亭子。

為遷居、造園和一次次畫展弄得筋疲力倦的雯波，以園中佈置太滿免致擁擠為由不表贊成。尉君和她丈夫王渤生也站在雯波一邊。

大千指著畫室旁的一個土丘說：

「把這塊地上的幾棵樹移往別處，然後建一小亭，我沒事時可以坐在亭中賞月，看花，或與朋友們吃茶談天，多麼有趣！」拗不過他的堅持，雯波只好讓步。工人移樹、造亭，工程堪稱順利。林慰君描寫大千賞月看花的愜意情形：

「他經常坐在裡面欣賞園景，或與親友們談古論今。亭在畫廊與魚池之間，左邊畫廊簷下的數十盆珍貴盆景，和前面所有的花草樹木，盡在眼底，一覽無遺；右面可以聽到魚池中傳來的流水聲，甚至偶而還可以看見那些一尺左右長的金魚，在水中游來游去。」（按，所謂「金魚」疑為錦鯉）

大千有時從園樹叢中或畫廊下，亭外觀亭，也覺得那是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。當他為築亭而得意的時候，執法如山的市政府官員來了，指建築物太靠近牆壁，於法不合，旁邊架上的盆栽高過六呎，和亭子一樣必須拆除。

慰君校中有課，和美國官員交涉的事，就交

由王渤生教授處理。一再勘查，達成了折衷的解決辦法：硬生生地把亭移進來好幾尺，花架靠牆的一邊，鋸短一些，裡邊的依舊不變，看來反而多了些變化。想到先前環碧庵門邊巨石，奉命內移數呎，結果找吊車、僱工人，就費去數百美金，大千心中頗不以爲然。

餘下的橫匾、豎聯，建亭及命名源起，自然不須別人代勞，大千揮毫寫下「聊可亭」三個大字，兩聯是：「聊復爾耳，可以已乎。」

築亭源起，幽默風趣，成了傳誦遠近的名文：

「癸丑之冬，大千居士將建苗茨（按，或稱茅茨）於環碧庵西偏小丘上，老妻力阻，予漫應之：「聊復爾耳！」對曰：「古人六十不建屋，今君七十有五矣，猶增此非必不可少之亭子，可以已乎！」予聞而大笑曰：「正苦無嘉名以名此亭，」坡翁詩有云：「此亭聊可喜」，亭成當以「聊可」榜之，更書爾我笑言於亭柱，不亦韻事乎？」妻乃喟然而嘆：「吁嗟老奴，遽斯賴！」

七十六歲那年農曆年後，大千返台，以所書匾、聯等，付雕工精刻。到了那年七月三日，三件木板刻的法書，以及大千所購佈置園中的石

頭，都由董浩雲的輪船公司運到，大千在美國的造園工程，才宣告完成。

對大千而言，民國六十一年最大不幸，是四哥文修在家鄉逝世，自然，家人又善意地隱瞞了令他心碎的噩耗。

由於大千至死不知道文修已經逝世，常在家書中告訴子侄，三哥今年幾歲、四哥幾歲，而他自己也已八十幾歲；令子侄見了鼻酸。據文修的兒子心奇說，大千八十三歲那年，還寄給文修一幀在台北外雙溪摩耶精舍觀荷的照片，上題：

「八弟正叔兩年前摩耶精舍看荷留影，敬呈文修四哥賜閱。七十年歲辛酉六月二十九日，弟已八十三矣，奈何，奈何！」（註九）

民國六十二年，歲癸丑，七十五歲的大千親自書聯，貼在環碧庵的門柱上：

「風景不殊百本梅花為老伴，日月其稔三環竹葉祝新年。」

他不僅陶醉於園中的百樹梅花，更不知多少次在詩中表示他要埋骨於園樹下面。

遇到風狂雨驟的夜晚，大千輾轉反側，掛念風雨催殘下的梅花：

「松摧竹折雨翻瀾，夜半號呼驚夢殘，

只恐梅花吹落盡，明朝不敢啟門看。」

——臘月二十二日夜半枕上作（註十）

數年來，大千愁病、愁國際局勢、愁風雨中的花木外，還有永遠化不開的鄉愁。

初二，立春，王天循夫婦帶著五歲的獨子來環碧庵賀歲，吃屠蘇酒。

那孩子是大千的義子，不久前才帶來請大千命名，他在詩中寫：

「字汝長松松共健，老夫看到棟梁成。」

談到家鄉、三峽：大千揮毫作〈巫峽雲帆圖〉，繫詩二首：

「老依夷市總凄然，白帽遼東獨汝賢，共對春盤話巫峽，掛帆何日是歸年。」

六十二年癸丑元月立春日，大千弟張爰環碧庵識。」——二首之二（全註十）

農曆二月六日，三哥麗誠九十大壽，〈仙芝祝壽〉圖中，奇石雄峙，紅梅、墨竹、設色水仙之外，石上三支靈芝最爲凸出，自然是他合意之作，上題：

「癸丑二月初六日，麗哥九十壽辰，八弟季爰敬祝。」（註十一）

大千遠在襁褓時期，三哥、三嫂的扶育不亞

於父母，雖至老年，仍時夢見三嫂羅正明，驚醒後，枕邊猶有淚痕。^⑩

文註

- 一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一八二。
- 二：大千致祖乘長信見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七八及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五〇四；唯所引錄均非完篇。
- 三：序文見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八頁五三，墨跡見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一〇六。
- 四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一九〇。
- 五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八四、《環碧庵瑣談》詩詞篇。
- 六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三〇。
- 七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一八八。
- 八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一九四。
- 九：《張大千生平與藝術》頁二九三（回憶大千八叔），張心奇撰。
- 十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一九五。
- 十一：《張大千名蹟》頁三六。

圖註

- 圖一：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一〇〇。
- 圖二：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一〇一。
- 圖三：《張大千書畫名蹟》頁十七。
- 圖四：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七圖五四。